佛陀的山

青州西南那山，伏着，状如骆驼，名之曰：驼山。山里多佛，佛者，觉悟也。唯觉悟者才不灭，青州也就生机勃勃，山也就不灭了。

进得山门，上了山，仰仰头，天高高的，正午的阳光垂直而下，满山寂静，人影也没有。遥远处传来鸡鸣，仅仅的一声，如水的波纹，在光尘里荡开，渐远渐逝，远远地沉淀了下去。

山脚的拜佛台，平出在山坡上，坦坦荡荡的。台侧筑堰，台上构亭。亭侧立定，虔诚地躬下身，凝了神，向东南方平视，猛然里就见了佛，是巨佛，由九座起伏的山岗连成的。宝瓶式的发髻，高高地拢起，两颊棱角分明，双目深深地陷下；青松做眉黛，那一片草木，就蓄起了胡须，回归了佛祖的本来面目；那修长挺直的鼻梁下，是微启的唇，笑对着苍穹。这巨佛头像，巍巍然，长五里有余，沐浴着风雨，静静地卧在这里。

多少年来，巨佛看到什么，听到了什么，不说，只是笑。

佛体周身隐隐一缕蓝色的光，蓝光上是亮亮的天，半空中薄薄的几层云。太阳的光柱透过云层，一道道布在巨佛上。这光柱，又像是万道佛光，照彻过去，照彻今世，也照彻着未来以及四方。

直起身，东南方那巨佛又成了九座山岗，驼山那层层石阶就垂到眼前。踏着石阶，去瞻山上的佛。人道“驼岭千寻”，以极言其高；又有

人道，驼山的佛教是密宗，入山拜佛，要千万遍地寻，故曰“驼岭千寻”。

山腰的望云亭嵌在碧松里，四角翼然。石鼓凳上坐定，悠然间不觉手击了石桌，“砰”然回音，那韵，就似长空里传来的钟鸣，令人梦醒。

这望云亭，约略是东眺云门山的佳处。望一眼云门山，那山如佛冠的剪影贴在东天上，那殿，

那亭，那阁，那门，隐约里就如佛冠上的簪和珠，似有若无地摇曳。躬身再看那巨佛，巨佛安详地仰望着苍穹碧空。

碧空里有白云，一朵朵，一团团，当是观音菩萨驾的祥云。正疑心那云是从普陀山来的，一群云雀就从山侧的松间窜出，从眼前掠过，鸣叫着向山上飞去，它们也是去寻佛吗？

从望云亭登山，依然是层层石阶，只是更规整一些，也更陡峭了一些。两侧的松一排排，静静地、默默地肃立着，冠与冠连结在一起；松下的巨石盘礴，层层叠摞，如佛的莲座。顺着石阶向上望去，就见一道绿色的长廊从天上垂挂下来，尽头的葱绿里显出一抹桔红色的墙，墙侧是幽深的门，洞开着。

那里幽藏了什么？是别有的洞天吗？

登了一千多级，到了台阶的尽头，原来是东天门。门楣墨青，檐角高挑，门外三五株古松，错落着，金刚、罗汉般地矗立在那里。南侧是去佛窟的月门，门侧对联曰：“驼岭千寻古州胜景，石窟万载华夏灵光。”还是先去瞻佛，舍东天门不入，就进了这月门。

月门内，是宽阔的甬道，右侧，悬崖壁立着，似乎要把所有的生命体抖落，然而苍松翠柏却自石间生出来了，枝杆虬曲，生机勃勃。在那松柏间排列着五个佛窟，上自南北朝，下至李唐，在绵延的500年里，青州的能工巧匠在这里雕凿了638尊佛像。这群雕佛像，大者，高两丈余，小者，仅盈寸而已。有端庄的佛祖，有亭亭的菩萨，还有在欢门内潇洒随意的太子思维像；有飞天那裙裾当风的飘逸，又有护法神那怒目环

睁的威武。一尊尊佛像端庄安详地注视着世间，供养人就虔诚地跪拜在佛前。

敬立在最大的那座佛窟前，肃穆瞻仰。几百尊佛像，环绕着佛主释尊。释尊神态安然，面如满月，慈眉善目，若睁若合间四溢了无穷的智慧和；阔大的耳轮垂于腮际，双唇微启，似语非语里启迪着众生；左手施禅定印，右手施无畏印，安谧慈肃，静坐在莲台上。两侧的观世音、大势至菩萨，柳眉凤目，头著高冠，身材窈窕，静穆中透着庄重和典雅。

瞻过佛，紧走几步，就登上了驼岭。驼岭的松，密密层层，翠色连云。干挺拔，冠团团，静静地、淡淡地立着，亦如佛。驼岭上的天街，巨石盘盘，蜿蜒着向北延伸了去。东侧云门山的天街，了无遮拦，突兀在碧空里，这近在咫尺的驼岭天街，却逶迤在翠松黄菊里。正感叹大自然的造化，就到了南天门。

宋以前，这驼岭上是寺院。宋徽宗崇道，这里的僧寺也就变成道观。上有所好，下必效焉，自古亦然。这寓了道教风格的南天门，矗立在天街上，门中央正对着一株千年古松，繁枝、密叶、遒劲、峻拔，如燃着的一柱大香。走过几盘石，绕过一片松，又是一道门。这门是两块巨石相对而成的，颇得天然的趣味。紧靠着的是天泉、天河、五龙池组成的“三清”境界，神仙居住的地方。高高的昊天宫就座落在这里了。

昊天宫约建于宋，元代作过翻修，眼前的建筑是近人重修的。第一层青石叠摞为门，二层的阳台可作戏台，楼内供了菩萨。昊天宫本道教的建筑，在这里佛道和平共处了。

昊天宫前后，自元至今，碑碣林林总总，计100余幢，多为祈雨有应，众善题名，重修碑记，自成一派风景。北端的七宝阁，立在陡峭的石崖上，两层建筑未用一砖一木，全用青石砌就，即使窗扇也用一方石板透雕而成。这是少有的无梁殿，无论从建筑学还是美学上都是值得称道的。

沿天河东下，路旁是参天的古松树，风来，萧萧瑟瑟，隐约里是千佛寺那边传来的经声。聆听着经声，不经意间又回到了东天门。门内那几株古柏，铸铁般的干，皴裂着，朦胧里如刻着的经文；那西北侧的枝叶让朔风磨砺得突兀了，如面壁的佛；南向的枝，旁曳别出，如巨佛的臂。

出东天门，北侧是净海池。水澄澄碧碧，其上，青青的岩石间，扭出一松，曲屈而上，亦如佛尊端坐于磊磊的巨石上。

太阳西斜了，敬仰着东南方的山体巨佛。缓缓地走下山来，似乎感到这树，这石，皆佛所化，那远远近近的岗，也如一尊尊佛打坐在那里。

斜照里，这驼岭也如巨佛，光芒四射，人就披了这佛的光芒，逍遥下山而来，得大自在了。

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，潍坊市作家协会、书法家协会名誉主席 王庆德